

# 从爱国维新到革命的先驱者——容闳传略

黄任潮

容闳家名达萌、字纯甫，广东香山（后改中山、出生地现划归珠海）县人。清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828年11月17日）生于距澳门四公里许的南屏镇。父炳炎，母林氏，务农兼捕鱼虾，有兄姐各一。七岁随父至澳门，在英国传教士办的西塾上学，以贫故，免交学费。

1840年父亲病逝。闳才十二岁，先后兼作小贩及天主教印刷厂童工。

1841年转到原西塾起发人之的玛礼逊学校念书，继续享受免费待遇，不久随校迁香港，总共在港澳受过六年西方教育。

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人勃朗返国，自愿携学生容闳、黄胜、黄宽赴美，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相当高中），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黄宽则改赴英学医；容闳因得佐治亚州妇女会及友人之助，于1850年考入康特涅格州耶鲁大学，通过半工半读，于1854年在耶大毕业，获学士学位，是为中国人在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之第一人。

容闳大学毕业后，本来在美国可以找到满意的职业和取到优厚的工资的，但曾立下誓言“他日学成，不论就何业，当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决心要将学得西方学术，灌输、改造中国，期臻于文明富强之境。

1854年，满怀抱负的容闳，自新大陆回到封建官僚统治下的祖国，无情的现实，打破了容的美梦。在失望之余，容只好先谋食再谋道，等待机会的到来。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他被迫多次更换职业，先在广州美国驻华公使馆伯驾Peter Parker处充文书，以后又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中间还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学法律，终因受到排挤，无法立足，转到上海任海关翻译，那里的贪污腐败，以及总办的横行霸道，同样使他呕气，于是舍去高薪不干。自后，他通过香山籍同乡副经理徐润之介，到英商宝顺洋行充任书记和公司代表，到江南苏杭和长江一带采购生丝和茶叶。这样又度过了几年。

1860年，即太平军起事后十年，有两位美国教士（佚名）和中国人曾兰生，拟作金陵游，以了解太平军内幕，邀容同行，容因与太平天国干王有旧，欣然诺之。于是年11月6日至翌年1月上旬返抵上海。（见第二章）

1863年（同治二年），容因友人李善兰、华蘅芳、张世贵、徐润等介绍入曾国藩幕。是年被派赴美国购买机器，用以开设江南制造局，中国有现代化工业，实从此始。

同治十一年，因购买机器获得信任，容向来主张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得到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奏准施行，结果，由翰

林出身曾任刑部主事的陈兰彬和容闳分别任正副监督，率领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容还先行布置，继之建筑了留学事务所。

翌年，容奉派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情形，复奏极为惨酷！于是清政府遂以华工（卖猪仔的）出洋，悬为例禁。

1878年（光绪四年）陈兰彬、容闳被升为驻美正副公使，仍兼留学生监督。未几，陈返国，招引同为翰林出身的吴嘉善（字子登）继任监督，其人顽固守旧，性情乖僻，对留学肆行破坏！竟谓“此批学生，行为佻荡，腹无中学，不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结果清政府误信一面之词，竟于1881年（光绪七年）撤销留学生事务所，将一百二十名尚未学成的留学生召回祖国。（注：原定选十二至十四岁聪颖学童120人，分四批，每年送一批30人，以十五年为期，）这时距1872年第一批留学生赴美才九年，尚差六年，除中途因事故撤回及在美病故共26人外，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刚由耶鲁大学毕业，其余60名尚在大学，余则中学。致容毕生抱负，顿成泡影，使容颓丧至极。原来容闳这个教育计划，目的是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用以改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对旧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创举和先着，如能实现，无疑将为中国的历史，开辟新纪元。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说：“无容闳虽不一定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此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即不会有那样的规模）由此可见容的贡献了。

曾国藩去世后，容闳继续为洋务出谋献策。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他曾谒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南京，条陈聘用外国顾问四人，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顾问，结果不为张所采纳。在这先后，容曾与清廷另一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颇为接近，当过江苏的官吏。办过一些外事。

1896年，容曾向当时负责总理衙门（相当外交部）兼某部侍郎的张荫桓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并向美商筹借四亿两银，修筑全境铁路，规定他国不得分夺利益。（后缩小为修天津至镇江铁路）前者为招商局总办盛某所破坏，后者包括开发矿藏，亦以阻碍重重，未能如愿。容因一连串碰了钉子，便消极起来，自谓“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

到了1898年，清光绪帝决心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变法维新，容因此又积极起来，“决意从上海移居北京，以视究竟”，当时容的寓所车水马龙，维新人物，进出频繁，显然已参与其事。迨顽固派发动政变前夕，容曾想请美驻华公使设法援救，康以其无兵，却之。政变后，容曾函英人李提摩太营救过梁启超。康有为则在逃离北京后，也有密函通过李传致容闳，证明容与维新派是有密切关系的。正因为这样，政变后容不得不逃亡上海，托迹租界。

1900年，维新派烈士谭嗣同密友唐才常在上海以“自立会”为核心，组设中国议会（又称国会），容和严复被推为正副会长。宣称不承认清政府，但又说“要复起光绪帝”。同时声明对租界、教堂、外国人生命、财产一律保护，并主张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其时章太炎亦参加开会，虽不赞成保皇宗旨，但对容却十分推崇。事后致函陈少白，称赞容为现代支那有数的人物。

同年八月下旬，“自立军”起义，“讨贼勤皇”，因计划泄露，唐才常被张之洞捕杀，容以避祸在赴日船中，巧遇孙中山，因孙刚从日本抵沪，得悉“自立军”失败，以无可活动，故折回日本；这是容与孙第一次晤面。在此之前，容因曾通过香港“辅仁文社”的谢纘泰数询孙的情况，此次不期而遇，互道相见恨晚。容认为孙“宽广诚明，胸有大志，以华

顿，富兰克林之志勉励孙中山”，而孙中山亦认为容“声望素著，富新思想，为热心改革中国的老前辈”。船抵横滨后，二人一同上岸，在旅社闭户密谈，跟着还一起去了东京，和犬养毅、宫崎滔天、内田良平等会谈。（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和《支那革命党的关系》）

1901年春，容闳曾漫游台湾，台湾总督儿玉于爵，给予热诚的接待，谓“久仰大名，以不得把晤为憾！今日识荆，至深欣幸，第惜初次见面，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兹抱歉也”。容闻而大异，急欲知其究竟？儿玉答曰：“适才中国闽浙总督有公文来，嘱予留意，谓设君来此，请予捕君，送归中国政府云”，言次，儿玉出一中国旧报纸，询此条陈为何人所献者？容见此，不加思索，直承为渠当日所建议。盖1894--1895年中日战争时，容曾献计“大借美金，招练海陆军，直捣日人之背并继续与之宣战者”。儿玉见容态度爽直，翻表敬佩！谓伊不日将升迁返国，邀容同行，容以病辞谢。儿玉随飭警卫加意保护。留台数日，兴尽而返。行前亲往儿玉处谢其厚意。（见《西学东渐记》）

1902年，洪全福、李纪堂等在香港筹备以“大明顺天国”名义起义，曾拟事成后，推容为大总统，以失败未果。（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三、四、六集）

经过“戊戌政变”、“自立军”和“大明顺天国”起义的失败，包括以往事业的种种挫折，使容的思想、认识，逐渐起了变化，但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仍然没有彻底的解决。不过这期间，他对康有为已经逐渐认识他是利禄薰心，“并非完全可信之人物”，从而对保皇派日益疏远了。

1911年12月19日，容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成功，通过谢纘泰转函南京革命诸领袖，致以热烈的祝贺！同时针对和谈，强调指出：“要警惕那些政治骑墙派，会利用满清皇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掠夺，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总理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就立即好了”（指袁世凯）。要他们“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的喉舌唐绍仪，只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接着他还大声疾呼的说：“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可以信任一个阴谋家吗？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起撵走，……”最后容还深切焦虑：“掠夺成性的列强驻北京外交使节，将会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来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主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权。那简直如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

这封信写得那么深刻着明，真是目光如炬。后来事态的发展，竟不幸而言中了。

当时，容还要求谢纘泰，请他代向孙中山祝贺就任总统，和希望报道南京近况及内阁名单，并提及本人健康已逐渐好转，或许会回中国来。

1912年春，孙中山曾特地发出邀请容闳回国信，请他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这时容闳因中风已不能行动，病势日益加剧！弥留时，他曾收到孙中山寄给他就职总统后的照片。

1912年4月21日，这位杰出的、可敬的为振兴中国努力不懈的战士，终于在美国逝世了。卒年八十四岁。（以上参考台湾版《国父全集》和《中华民国开国史》等。）

附带要提到的：容是耶苏教徒，但无宗教迷信。他一生半居美国，入过美国籍，却始终热爱祖国。他先后和苏州郑氏女（生一子）及美国名门玛丽·路易丝·洛克结婚，后者有二子俱大学毕业。对母亲生前克尽孝道，有中国人固有的道德。容闳曾六次赴美，他是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从爱国、维新到革命的先驱。遗著除诗、文、散稿，条陈未结集外，已出版的有：

哥尔顿 Golton's Geo-graphy《地文学》译本

# 廖仲愷 | 广东 | 革命 | 根据地 | 的 | 巩固

余炎光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曾经三次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头两次，先后因西南军阀的破坏和陈炯明的叛变而失败，使国民革命的进程受到极大的阻挠。一九二三年孙中山重返广东建立革命政府，接着国共合作形成，广东成了真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根据地。本文试图探讨廖仲愷在这段期间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所作出的贡献。

## 一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廖仲愷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还在一九二三年，即使廖仲愷担任了非常繁重的党政领导职务，他为消除陈炯明所部对广州的威胁和揭露滇、桂军在防区的胡作非为，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也有了明显的效果。这种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在国共合作形成以后进一步地尖锐起来。

一九二四年六月，发生了广州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妄图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的严重事件。

沙面租界的一切行政、司法大权，都由英、法领事主管，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无权过问，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严重威胁着广东革命政府的安全。对于这种由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事实，廖仲愷早有不满，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提出过收回租界的法案，得到大会的通过，并写进了大会所通过的国民党政纲。

六月十九日晚，法国驻安南总督出席在英租界域多利酒店举行的法国居民的招待会时，被人从窗外投掷炸弹，死伤法人十余名，越督无恙。事件发生后，英领事竟诬为华人所为，①于六月二十日向广东省长廖仲愷提出“抗议”，说要拟定限制华人进入沙面的措施，这显然是一个妄图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的外交讹诈作为。

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廖仲愷给予坚决的还击。他一方面迅速命令有关部门协助破案，以堵塞帝国主义者的口实；②另一方面，立即复函英国领事，严词驳斥。廖仲愷首先申明：这次案件的责任在英领方面，与中国当局无涉。他说：“越督为法国重要人物，贵总领

派森 Parson's on contracts《契约论》译本

《美国订正之银行法律》

《西学东渐记》（初稿写于1900年，后有增订版）。

其中以《西学东渐记》最能反映容的历史和我国百年来的大事、为中外所传诵。